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雪山集卷八
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戴聯奎

謄錄監生臣姜澍

雪山集卷八

宋 王質 撰

書

與張都督書（案此書當是孝宗隆興元年所作）

某自四月離揚州今至南陵三日而行四百里勞苦之狀不言可知獨是陰以觀聽求諸道塗舊藂見聞或可以補助萬一前書略以某人御下無狀之迹告之欽夫

持兵刼屬官之書擬刃臨總領之輿縱火焚編民之草乘酒撞納婦之居甚不祥也其在相公左右未嘗聞之其猶不聞也計不復至於相公之前矣然則相公平日所聞懼有非其真也夫居人之上者下之顰笑屈伸無所不當知之故能得其隱微而為之豁洩古之為君也或出入南畝之間曾孫來止是也為吏者或旨否饁食之際田畯至喜是也凡為此者無所不知之道也後世之民視君如帝視大吏如神視小吏如龍麟虎豹可見

而不可近也故上之人耳目寢狹而下之人肝腸寖壅
幸而達也未有無所歴且無所託而能也對面之間猶
有乖隔況涉數傳之後乎相公之尊其得見者有數矣
見而敢言言而敢盡者又有數矣故某惟相公平日之
所聞有非下情所誠然者古之君子以苦言為良藥以
甘言為美疢何者苦言之多出於情而甘言之或浮於
實也雖不皆然要十之八九矣前侍相公因言趙沂來
告吴璘之師復振西人之歸不絶近見馮時行移書唐

立夫深病璘而危蜀趙子之論是馮子猶不失憂時愛國之賢者馮子之論是趙子可勝罪乎然則馮子非欺人者也趙子雖不欺人為人所欺則未可知也某亦安知某人為能與否有不令子弟足見其無賢父兄矣然此言難信者此事非某之素習也耕織當問奴婢軍旅當問武夫書生非其業也問佛於僧其知之固也至於飲酒茹葷為僧之病者其徒未有肯自列也問他人則知之矣相公重以軍旅之事而問士大夫亦重以士大

夫之議而言將帥豈不以非其業故耶古之豪傑部賔客以軍法是滅秦抗漢之規也㓜兒曹爲部曲是駕魏陵吴之勢也近見陳阜卿云始謂御軍爲難今又措置民兵府卒乃知不過如此某云天下本無難事意解便了然兵非士大夫之所常習亦非士大夫莫能深知此物與鬼神造化相通非庸人所能輕解故某前書略謂欽夫軍旅之權當使漸入士大夫之手只陳阜卿張晉彦之流使居兵間戈鋋刀槊之下便有古人之風今數

大卒為之没世不能有美績也敗壞五家軍政職是數大卒而又燈燈相傳源源不絶態度殊不甚遠尚有加焉有陳金而置廡者必無宿城之奔有素服而殿師者必無德順之效此豈過誤哉相公以此知諸將之才矣早晚還歸廟堂維新憲度若不易今日之軍政亦不過今日之武功而已相公之誠通天地而開金石蓋有餘也然精神寢改於前時功業未滿於初心徒使相公深悲浩嘆之不足前日臨分之際相公怨動山林之興退

與欽夫道而傷之諺云指望張三作王大爭奈王大是張三蹉跎相公至此者則此曹為之也豈獨諸將之罪哉張晉彦聞已得祠必過維揚謁相公試留與語觀之偶動懷抱不覺宣洩尚惟鈞恕

與湯相書案此書亦似隆興元年所作

某於四月二十八日嘗以劉子訴相公以家貧親老之狀乞一官職為養伺俟二十七日不得報迺五月二十五日再以劉子申前懇益切伺俟又二十日猶不得報

某竊自疑相公前後再當國天下之才超軼驚邁如張孝祥諸人皆弭耳下心聽命効力而不辭不獨相公有以服之殆有以致之也故近世宰相之門多人物者無如相公詩不云乎有卷者阿飄風自南阿卷則風至禮盡而士附某以身試之而未然豈有所得罪於相公窮思深維不可謂無罪然不得為罪也敢為相公陳之天下之人茍非園公綺里之流誰能無求于宰相受其求者尊則求之者卑惟其習為卑也故擎跽曲拳促縮喘

吁猶以為不足某今未嘗一涉相公之門移書而求官
閲月而狎至夫為天子之宰而匹夫可逼令且可趣得
耶此其罪則近乎傲羣天下之士而教養之于都其名
曰太學以博士正録五七輩相與董治乎其事其名曰
學官其人雖未精選而間亦頗有所擇故金銀伏獵稍
不至其間而某驟出草萊未嘗為朝廷試用雖以舍選
進士發身又烏知其非金銀伏獵之流而遽有所求乎
此其罪則近乎僭傲與僭某不敢有所加飾獨念前日

幕府之廢亟欲解歸而未能忘懷于相公猶僥倖夫一見而庶幾乎有成則歸且有辭以白大人而少慰其心是以匍匐奔走而來至東林而嬰疾有故人者館之盖將調護以待其平而自致相公之前又慮夫延日淹月不能以卒安而藴結含蓄之情有所留滯而不得疾吐如茹物于其咽而不下是以出此迫切率易之為而不知其非夫江淮去行都千里而遠東林去行都百里而近不憚千里之行而辭百里之役夫豈人情形近乎傲

而心非傲也某入太學一年而校外舍二年而升内舍三年而中上舍季攷月書茍以事而不至葢未有至而弗獲者歴數前後或者以為某積累之頗多而步驟之最速且以為其人能自别于其徒略無場屋銷落塵滯之氣而其為文無所大戾於繩檢雖間有所不與亦以其取名之太多而躐等之太亟曳裾其後者不能無不平於其心至數某不肖之迹則亦不過布衣平時之常態滕甫馮京反以得聲而取重於世者也今之為學官者率出于進士之髙

科宏辭博學之異選三舍之聞人而三舍所居且多于其他某有其一而又居其多則亦不可謂全無涉也五年之積雖無一日之歷蓋嘗用大臣之薦得冊府之召近年召試而報罷不旋踵而物故者許必勝也經年而為學官者劉度也四年而漠無他援者某也某似必勝則猶有喘息苟存于明時似度則歲月邅迴殆或數倍過之某之負舋也則以某人密授之某人而陰嗾以某人某人之怒某則以某為主坐而不往見某人之怒某則以某辟屬官而不肯行而某人

則奉之行之者也夫某人某人之為人自有公論某人死而某人廢凡其所排棄者無不奮迅光明而有以自伸而某獨流落棲遲未解某人某人之冤幸未至于與必勝同科猶可以援度而為例名近于僭而實非僭也相公淵博超明豈不孚乎其心而疑乎其形察乎其實而牽乎其名猶宛轉遲回于此非相公有所靳吝而不肯予特欲矯揉頓挫使知官爵之不易得而世事之難期也相公敎誨之情甚至某感服之心甚深然而相公

所以遷延者至再而某所以哀鳴者至三相公矯揉頓挫之功不可以有加而某急切懇迫之辭亦不可以有進上之不可以有加而下之不可以有進其勢皆將窮于此方其未窮也猶有所待也至其窮也而不回而後可以絶望而無所待天地之為秋冬也風戕霜剝而物不怨形槁精乾而物之望不絶何者秋冬于今而春夏于後也使萬物知天地惟秋冬之專而無春夏之繼其望絶矣望絶則天地之造化亦窮故天地于萬物相資

而至於無極者吾之造化不窮而彼之望不絕是以能久伏惟相公推天地造化之心畧去其傲僭之罪而深察其至切之情度其勢之窮而無使其望之絕也是用刳心瀝辭重足聽命

與虞宣機書 案此書當是孝宗乾道五年所作

某乍去恩門忽忽若有所失如詩人所謂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若非恩義相關豈復滯情如此伏想賢父子之間所以鍾意不肖者若合符節龜

山老禪有云已到岸人休忘後未曾渡者要須船葢記録可見其詳者一佛三十三祖五十二世一千七百餘尊宿無他事業止是岸岸相濟舟舟相渡到岸自已事了度人佛法事了達磨謂神光云吾從南印來東土踰海越漠為法求人此聖賢傳心付印之急要至勞至苦至痛至辱而不辭載在詩書揚善推賢亦是法也在出世界法則為報佛恩在世間法則為報國恩不獨是學人身分上事自是尊宿性命上事學人委命以求師先

覺捐軀以求嗣西來之初達磨腐舌爛腸甘天下之至毒而神光斷臂立雪極天下之至慘與後世兒孫輩立本來面樣令世有堪為法嗣而不遇引接之人有收為子息而不堪付授之寄豈惟禪門士大夫亦然某于恩門委身投誠如須彌山永無退轉如恒河沙永無窮竭于是恩門于某未知肯與一指頭禪三頓棒法否若謂果然則野水無人渡孤舟空自横又未知其説也老子問于常樅曰何以敎我常樅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

乎非謂其不忘故耶常概曰是已人情遠則疏疏則忘今某遠矣疏矣願毋相忘而已

與虞相書（案此書當是乾道六年所作）

某以凜冬之嚴歷馬嘶饒風之險以盛夏之烈犯瞿唐巫峽之暴以期年之間而行數萬里之遠以一介之微而當鸚鵡之憤可謂天下之至危至苦幸而死脫遂此生歸凡身體髮膚父母妻子皆相公再與之餘置勿復道也某心彤意謝無意從官固與相公有言矣自師友

親戚交謁更諫皆不以為當以義相感者以為自秦漢以來王公不復下士宜少除豪以相遷就庶授受之間兩得其理此一論也以利相導者以為知已當位時難得而易失過家宜亟去無留不可遷延持俟命之說此又一論也前者之論謂之宜除豪蓋自無豪可除其說非也後者之論戒其勿俟命命者受之于天人若之何其說益可羞矣某之所以自處者甚確其自知者甚明也顧情有所迫義有所當然不得不為相公陳之父母

既老兄弟未立全家所望惟某而已今既不能強行其所不欲則俯仰所以責任者未有以當之也伏念家君好學守道廉介勤畏兩任六年麤為統莅者所知今夷陵法掾垂滿若至行在謁銓部不惟數千里之役非老者所宜而三五年之次亦非窮者所易守也某省罷固法之所優而同列已各有處又以例之所當得者願以此移之于親惟相公哀之祖宗之朝有乞以已官予父者有司以法而格祖宗以情而從著在昭陵之錄可覆

視也伏望相公攷祖宗之憲推父子之情且念某既不能立身行道以顯親又不能靦容就録以養親將無所容于天地之間矣相公儻從此請則某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雖不仕猶仕也竊度相公之心亦未能于某忘懐或有耿焉故歲所賜誨言所謂如坐針氊之上者意可知也是舉可以釋相公之恨而滿某之願令而後相公可以恝然而某無所望矣某宦情既銷歸志已決山林之士固不當與宰物者相通此劉嚣之所以絕書于司

馬文正而文正重之者也然不及已而及親雖私猶公也相公雖摧而白之上出而示之朝議者亦無以罪某矣恭惟莆田丞相與某有十五年之雅同悲歡于患難之際共死生于兵戎之間一燈青熒對牀而聽夜雨兩騎蕭條並轡以行秋風丞相之書所謂江淮幕府之契無如公者是也又謂每得公書輒媿見顏面此其心不可謂不知懋矣使某皮焦肉枯窮天下辛苦之情心碎膽裂受人生危辱之極何冤何負而至于此異時丞相

將何顔以見天下之士然此私情耳而有公議焉修謹寡過諒直自信謂之賢則不可誣也今其去矣爲之慨然規模一旦雄張多士羣論不無儻若之歎台庭既未並建則相公獨任其責矣富彦國營北事開端而讒已集范希文韓稚圭理西事中道而毁肆興異意者本以害諸公諸公之身既危而國家之事亦敗矣寇平仲收澶淵之功而𣪍子之譖繼起文寛夫策貝州之勲而燈籠之謗始作幸成乃爾而况于未必成哉惟冀保嚴自

任之軀峻極維垣之品某稽首遐瞻傾心虔禱

與虞相書案此書亦是乾道六年所作

某伏以即日凜秋恭惟一德享天萬年永相鈞候起居萬福某迺七月二十日以書徹于相公時則在武昌今八月一日以書達于相公時則在興國入蜀半期而無一字出蜀一旬而致二緘有嫌無嫌之異也某之作蜀視景偷生杜門避死之不給矧敢通宰執之訊以重危疑之嫌哉相公可以嘿喻矣今以父子迫切之情雖有

嫌且不憚況無嫌乎伏念家君好古專經老猶不勌居家臨官介然自守其勤畏廉純異常雖當世獨行立節之士未易及也惟是屈于不遇之命少困場屋老沈下僚雖家君處之夷然而為子之職當無所不用其至今夷陵之掾垂滿異時之計不知所以裁之涉數千里而調官固非老者所宜待三五年而得禄又非貧者所能守私竊自念某省罷在法所優而一等差遣在朝廷所當予而難卻者也今同官王亢子沓自幹辦而升治中

省罷不一月而被命到官未十日而擭遷此雖非某孤寒懶退者所當擭以為例而議者不能無羡亢而嗟某也伏覩朝廷均視親踈決無彼此顧以所當得而移之于親此亦朝廷所樂為而易從足以厚風俗而非啓侥倖也具在别牘敢斷鴻造某之自視良亦甚明固有欲抑之者矣安在其為抑之也梁武帝作浮山堰遏長淮以灌北道或曰四瀆天所以宣洩其氣不可塞也浮山一敗而淮南皆海矣故人之負英氣與物之抱俊具者

皆不可抑也呂夷簡抑羣賢而慶歴之黨論興王安石抑羣賢而元祐紹聖之黨事熾蔡京抑羣賢而宣和靖康之黨禍極矣故不可抑而抑之抑者受名抑之者受謗甚則受禍豈不悲夫孫沔上封事詆呂夷簡以柔而易制者升為心腹以姦而可使者任為羽翼不進賢才但用不如已者自為之計仁宗遣中使持書即第示之夷簡讀而嘆曰善哉元規之言恨不早聞十年耳蓋申公是時逼老將退雖知悔已無及矣惜莆田丞相之在

位未嘗聞斯言也今雖去矣尚可告之庶有濟哉相公恢宏洪博善與人同天下所以繫望而知歸者以相公之大也文潞公欲引恬退之士謀于其客張子平潞公曰宜莫如韓維張瓌也子平曰王安石以靜退著名其可遺乎潞公不答子平曰豈以瓌事相公加勤而安石無所加乎潞公瞿然乃并薦之顧相公勿以事我之疏數為輕重則天下之賢無遺矣王文公數薦寇萊公真宗曰凖屢言卿過而卿力薦之何也文正曰臣備位宰

輔政事多闕他人相顧不言準獨能攻臣之短納忠陛
下此乃臣所以重準也願陛下亟用之願相公勿以于
我有毀譽而為去取則天下之賢歸心矣今某乃獨以
齷齪而不能有所開拓取人主之輕受天下之責則相
公可不闢至公之路開衆正之門上廣天子蒐攬賢豪
之心下愜士大夫馳騖當世之氣哉某此生永已無路
報恩惟望相公以道事君以德澤民以公納士以正保
身若乃勢位極乎鈞衡勲業溢乎旂常此自所當有而

未足道者也不敢攄以為獻云

與李處全殿院書 案此書當是乾道七年所作

某比者浹月疊貢二書揆日徹聽久矣第一議之傳大哉言乎天之氣候世之風俗也五日一候至十五日一節來此陰陽所以分春夏秋冬所以序也今是非混淆而君子小人易位風俗不正故也欲正風俗當先從廉恥始嗟夫廉恥道喪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誕慢之風盛佞詖之俗昌而廉恥掃地狂生孺子敢竊借韓信諸葛

亮以干時庸夫腐儒敢假託管仲范蠡以欺世執事者
公受其欺莫能以理正之及其敗也又為之持調護之
說下分解之令小人何憚而不為欺乎漢高在廣武械
繫言匈奴之不可擊者歸自彭城斷言匈奴之可擊者
此令不行真登壇真顧廬之言永不可進真夷吾真計
然之策永不得聞而美假三分影戲貪十萬貫貼子者
出矣殿院明目張膽當變天下氣候使寒暑分明則白
露不得為寒露小雪不得為大雪而況大冬之為大夏

乎昔人有戲語兩轉極有味元祐謂元豐法不便即復嘉祐之法又慮其後患大率新書之法竝用時人謂之對鈎法或云豈惟法令年號亦對鈎矣今明知某事之非顯見某人之敗公議所攻不可得而已則調停和解可否並用賢否兩存豈所謂對鈎者乎近者發運之事似聞正衙露章甚切既朝廷講解乃已其事微損而其章卒不出韓魏公嘗云君子業履要須精微放過一事便為小人所窺前此天下未盡知殿院也數月以來深

山窮谷無不以手加額何其速且廣也公議所在若有雷風播之鬼神傳之古今殿院取億兆之望于俄頃之間此物至靈常堅持力護猶懼其不留若造次放過開小人所窺之路某慮有倏然而逝也某與殿院陳義定交非苟然者平時無所可為或放懷寫意於詩酒之間今殿院立于國家命脉生民咽喉之上當以道相與以義相律非泛舟焦山憑欄霅亭無與於世者之時也某抱影荒寒絶意休顯好不必已出殿院能不負所學以

濟斯民在晉猶在楚也瞻望無期惆悵不已

與趙丞相書 案此書當是孝宗淳熙六年所作

某伏以季春正時恭惟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如伊尹之暨成湯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如傅說之廸高宗明靈降佑億兆知歸鈞候起居萬福某伏讀十一月八日制書咨禹之辭亮采惠疇之訓甚切命畢之辭正色率下之謨甚勤某所知者神州之境將復上道之日將行其關諸度數協諸陰陽天之所為不可得而知也雖管窺蠡

測竊知其土苴緒餘亦不能言也非獨管蠡不能言雖儀秦之辯深析萬宇之情亦不能言也雖莊列之機普覯六合之表亦不能言也雖佛祖之慧洞照萬劫之初亦不能言也德山禪師有云窮諸玄辨若一毫致于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玫之吾儒所謂太倉之稊米大澤之礧空此某所以不敢重緘疊幅致讚詠揄揚之辭自知其繪畫之無益也然有一言敢述萬分自藝祖以來與國同姓而登庸擧其尤彰明較著者凡三

人焉運屬建隆時則有忠獻趙公削平九牧混一萬殊有宋之業開創靈長者由此之故也運屬紹興時則有忠簡趙公（案忠獻趙普謚忠簡趙鼎謚原本訛簡為愍今改正）扶顛持危撥亂反正有宋之業復興再昌者由此之故也運屬淳熙時則有我公有忠獻公削平應變之略而守天下之大經有忠簡公元鎮持正之操而達天下之大權有斯人生斯世遇斯時宅斯地此孟子所謂興王名世者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攷之則可矣其可謂非天乎其可謂非天

乎竊獨未知相公經緯錯綜四海九州之度固已指掌於前孰為先孰為後孰為緩孰為急孰為第一議孰為第二議孰為推轂孰為合尖相公必有以處之矣而某未之或知也玆事姑止某有至危至迫至哀至窮之情敢冀相公試垂聽焉相公應期乘運實在已酉而老父生於庚寅某生于乙卯揆之常情事相公之日甚長事老父之日差短興念及此莫知身世之所存迫世垂年仕于遐邑欲挽而留之少安溫凊之養而老父之宦情

未衰欲勝而上之稍進優清之位而某之力不足將若之何將若之何昔丞相仙井虞公蓋嘗造化老父以湖北之帥屬又嘗造化老父以江南之帥屬非獨以不肖子而埏埴老父也虞公篤孝于老太師某嘗為之畫贊有云五桂芬芬流香如水今茂其一尚餘其四三槐森森成陰滿庭其一屬于其二及孫大略云爾不獨興公之擊節又動公之傷神所以某之肺肝及于老父之間而公不忍拒也伏覩先太師克襄大事之時相公不鄙

狀其行賜之俾製挽章為靈輀之先驅相公尚亦記之
乎其詞蓋云叩閽凜凜疏三通歸社蕭蕭酒一鍾龍卧
南陽呼不醒鵬飛北海去無蹤無年及見安車召有子
能荒大國封想見功名心未死亦隨江漢去朝宗其辭
雖陋而已有驗矣可謂先見乎今老太師端居上清俯
視塵寰未必慨然于功名之語也某輒敢憑此良緣仰
於洪造相公其動念於老父耶其不動念於老父耶虞
公之舊恩可援以為例耶不可援以為例耶皆惟相公

之命錫類之仁聖賢之盛德也方相公期運未至從容于紅蓮緑水之時彼此爲之嬉笑者彌日今某可謂困矣嗚呼使之困者天也使之不困者相公也相公亦天也王仲淹云使如晦而得志於萬民其猶天乎天下皆戴相公之天而某戴之尤深天未嘗有私覆也某之情私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天未嘗拒私情也顧其情如何葢有似私而實公者某之所陳老父之辭是也相公哀之相公憐之嗟夫仙凡之路異雲泥之分殊可以目

覩而不可以迹覩可以聲徹而不可以足至惟相公厚
護棟梁永毗箕翼偉績塞乎陰燮茂勲溢乎旂常某未
畢餘生尚庶幾見之無以報効相公者獨公之所不能
形容某能發而為文著而成章祖裓慶歷之詩所謂維
仲淹弼一夔一契壯哉崇二老之煒煜也某則不然近
取諸身則有賡歌之元首股肱遠取諸物則有乾之風
虎雲龍參天而地而倚數則有禹皋陶五百嵗之運幽
贊于神明而生蓍則有傅說呂望夢卜之祥庶合于聖

人之遺意而爲不負於相公也徂徠復生儻以爲然乎相公裁之

與周樞密益公書 案此書當是淳熙十二年所作

某伏以季春之月在天爲中和之候在世爲清明之辰於易應泰於詩應頌於書應典而大賢皆乘之鈞佚起居萬福某戴天不知天之恩惟知其一曰予我以善根戴相公亦不知相公之恩惟知其一曰舉我以言語妙天下蓋十有三年之前相府賔次驟見而驟語五字纔

出一語纔已而雍公已降階相公已升堂矣古人以不見授意儒門有之荷篠丈人之類是也他門亦多有之以一字兩字授意儒門有之曾參之答唯孟懿子之得無違之類是也他門亦多有之立見一而揖三立語一而字五雖甚遽已亦足矣而某猶不知所謂則是土木也則是蛙蚓也歲月朝推暮移而此五字不推不移形骸日遷月化而此五字不遷不化然某竊有不安者近時可謂於斯爲盛矣言語俊而莊則有薛公叔雲此一

妙也言語秀而麗則有李公粹伯此一妙也言語淡而雅則有吕公伯恭此一妙也言語嚴而健則有尹公少稷此一妙也言語約而肅則有劉公文潛此一妙也言語粹而明則有洪公景盧此一妙也大槩如此可略舉不可盡述也某何人斯言語之妙已不足以當之惟有數種各具一妙自惟妙天下者此也敢惟相公陳之某病僻平生不能曲隨簧鼓以脣吻為公論旁聯鉤鎖以黨援為良朋以為男子不能自立門庭而依人藩籬不

能自守魂魄而附野草木每見古人特立獨行不為路人移轉腳根者明目張膽慕之故人以某為好異此一病甚大而自以為妙也某又有癡病平生嗜古過于嗜芻豢好書甚于好顏色纔遇得意忘飢忘渴而身世兼忘或經月或經年亦有經月經年不事此者故人以某為無常此一病甚大而自以為妙也某又有狂病平生耽江山悅林泉有意無傳則寄夫山水之鄉常繞湖百匝自卷雪至靈仙一夕而成百詠嘗榜江千里自興國

至池陽順流而不知故人以某為抱恙此一病甚大而自以為妙也某又有懶病平時閉門卻掃佛來不著祖來推出雖未為息交絶游然賔朋亦稀輪鞅亦寡書疏不能為苛謹禮重必簡情真必切如是而已故人以某為輕物此一病甚大而自以為妙也又有拗病有蠢病不可勝言啖土炭為珍羞豈非受疾之奇哉今幻妙皆除惟相公所言真妙者始緒正而卒成之且如談詩自知音始世之知音者少而古聲不復傳于世隋唐之際

河汾之區猶歌某詩和某詩而宣政之間鄉人賓氏尚
間能以詩入律則其廢亦未甚云久既不可復攷姑且
正音正訓正章正句正字正物正用正跡正事正人而
為十正吴公才老得其一節而不得其大方要可以推
其他矣少使訛舛稍歸于次第而後因情求意皆吾心
腹肺腸之事此某欲妙而未能妙者也又如談易自知
數始世之知數者少惟康節以此遺後人為入易之門
而人多因辭生理惟其意之所欲不知聖人一字不虛

發寓理于數寓數於理旁通曲貫數理並行所謂吉凶悔吝皆有自而生故以邵意邵辭邵數邵理邵訣邵驗而為六部稍見康節之緒餘而不為艱深盡屬平易非如張公文饒之有所泥而不莫當世以通津此其欲妙而未能妙者也兹事且置過此以往時和歲豐使米賤帛低上恩流及於下民得以銷日度年此變理之妙有望於相公者也盜銷賊寧官不為貪吏不為酷金木稀文符簡而安静於田閭此康濟之妙有望於相公者也

王子淵賢臣之妙陸士衡功臣之妙吕亿光勲臣之妙至於韓退之元和一表妙之又妙石守道慶歴一范一富之頌妙之更妙必有任此者而某未之知也既老且衰卒有不勝洒掃之職不得謝一語之恩于數仞之下生有餘辜死有遺恨是以言此某惶恐惶恐死罪死罪

雪山集卷八

雪山集卷九

宋 王質 撰

啓

代通王制置啓

奠坤軸於西維鵠著金城之譽奉雲章於北闕遄歸玉筍之班停鼇首於江干望斗標於天末雙鯉驚傳於尺素五雲喜近於三台恭惟某官千載偉人萬夫重望大

圭不琢質涵天地之純黄鍾爲宮氣韞隂陽之正文彩步漢唐之上風流及晉宋之閒峙冰玉於螭坳見之屬目演絲綸於鳳閣聞者動心四方於申伯之宣九命作周官之牧帽員萬里歡喜一辭身留玉壘之偏聲徹叙闕之外版圖盡入見黄河天上之源鉦鼓不驚下濇博雲間之戍總蜀部纔幾於再閏兼武侯僅數於兩人尚韜游刃之餘未及叩囊之底戎行小駐鎮崑崙萬國之西册拜殊榮將特進羣公之表某久淪潮海絶望盛明

偶叨半竹之分符適際介圭之入覲見紫芝之眉宇昔嘗覩於英資望芙蓉之旌旗今再逢於仙馭

代張守謝張都督啓 案此啓當是孝宗興隆二年張孝祥守江州時所作

持部使者之權弗能將命視古諸侯之秩遽起為州悼擢髮之罪盈感噓枯之德厚伏念某智非語上才不逮中曾大道之弗聞致危機之數蹈徙隨司刑之密網實蒙太上之深恩寬其九死之誅賜以再生之路用之禮樂惟難稱於光華畀此簡書粗服勞於奔走終坐才疏

而意廣弗知福過以災生至身擠淵谷之危殆天奪神明之鑒置尊拳於雞肋何以當之厝烈火於鴻毛必無事矣顧惟幺麽安用誅鋤既偶追于嚴科苟自存於餘喘塵凝滿席紙圖飯飽以從容門設常關不問客來之剝啄聽蒼狗白衣之改變任雙鳧乘鴈之去來袖手旁觀已斷不談於世事纓冠往救未能絶念于鄉鄰但虞覆轍之車幾作傷弓之鳥敢謀吏始猶使治民惟九江據水陸之衝當一面受襟喉之任時維東晉視荆豫以

分權歲紀紹興兼舒蘄而授節豈容重寄乃付陳人此蓋伏遇某官道大無方功高不伐充德量以乾坤之廣霈仁恩於河海之深憐不諫之前非規未來之後效欽惟舊德載遇榮期鎡基不如待時正飢食渴飲之日天地亦各從類乃風虎雲龍之辰兼收羣才共集大事自揣不堪於一障何能有補於萬方某敢不運甓苦形飲氷厲志提封千里當撫摩凋俗以安居飛櫂百艘更鼓舞壯夫而効命

上晁制置啓案此啓當是孝宗乾道四年後所作

十年而受坎壈殊無宦情一旦而得依歸頓有生意以半生之齒髮與百指之妻孥寘在并包之中託為生死之所某之平素公所照知無内美與修能有靈均與正則日遒盡而義和不容於弭節路曼修而望舒不亟于先驅伏念某神交吴下之一書心醉漢中之數面以此決策翻然委身恭惟某官綱維鼓舞之神而應以無方負荷英豪之氣而御之有道宏知馳騖於鬼神天地之

表博學經緯于帝霸皇王之間三代有其人至秦漢而不聞六經有其事更荀揚而弗著豈謂當代乃生斯賢雖祖宗積累之使然亦期運推移之至此顧兩宮未滿之願與四海同然之情有大功名終落公手凡今人物誰同此心儻不鄙夷顧相料理恐事於此去矣庾征西至迫殷浩以見從其肯為我來乎烏大夫猶慮石洪之不至凡今日全家而求託蓋平時慕義以來歸惟所控提以之奔走頗有如此客固未足以滿懷乃能駕馭鄉

亦何患於無勢行將斂板豫達空函逢迎有主人都無遺恨跪起如子姪昌敢不恭南樓夜月之據牀北地秋風之分檝老子有興之際癡兒了事之餘詠紅蓮綠水之風流望黄色赤雲之氣象容司馬之狂於方外敢以此施於嚴尊誌書記之名于壁間庶來者得以觀覽

謝四川制幹到任啓案此啓當是乾道五年後所作

萬里中州之宅曾無隙地以少留數仞宫墻之門夫何窘步之得入某贅疣昭代露電半生與其放浪形骸而

遊死於江湖曷若收名魂魄而來歸于豪傑依魏國者半載事虞公者期年若問所從之誰足以無憾於此惟我三朝之彦友於二老之間無日不可無公託為司命在晉亦猶在楚敢有他腸恭惟某官負幹旋乾坤之才而損至于無挾籠絡宇宙之志而空諸所有故能折節下士至曲拳擎跽以服勞推誠育才與無故俱存而同樂惟來歸之本意久屬慕於先聲欲遺以芳馨悵莫知美人之何許欲贈以瑶玉恐不稱君子之所思雖一再

面以相逢葢千萬心之未吐來期官守甘作庭趨過冡綢繆繾綣之私頓解躑躅沈吟之抱優渥之恩足以融物使窮塗有更生之歡愜洪之度足以感人使微軀有輕死之決念平昔艱難之多阻坐此生偃蹇之好修荃不察兮余忠蓀何似兮愁苦登白蘋而騁望則嫋嫋秋風之不可禁搴素華而習芳則遲遲春日之不可度倚結軫而太息攬騑轡以徜徉方四顧動泣岐之悲忽三匝得依枝之所蜀道有時而或易豈復興青天之嗟王

孫何事而不歸未能忘萋草之恨暫違幕府往訪庭幃樂莫樂于新相知雖于義頗傷于去速怨復怨兮遠山曲然所親久念于來遲盡家室以相攜託門闌而終老成都萬事之好未免吾廬之少歸巴東三峽之長誰勸北人之莫上

賀晁侍郎敷文閣直學士啓案此啓當是乾道六年所作

地開井絡肆疇鎮撫之庸天麗奎躔增重邃嚴之直竊以弓劍歸於永固訓謨秘於敷文既已有山君海王哀

對以護昭回之光又當有地靈人傑典領以鎮神明之藏偉五百年之名世統十六郡之提封雨潤松州不覩夕烽之到雲浮玉壘常觀春色之新升華河洛之上游改觀岷峨之福地去天尺五低迷接雲漢之章在殿西南密勿近山龍之象恭惟某官羣公事而弗友萬衆學而後臣華渭尚有英靈鷲九原之復作漢唐豈無俊彦覺千載之無光過周公居東之年而不歸比山甫徂齊之役而差遠安知上意益有淵謀嶓冢之湯東流將以

據襄陽而蹙操劒門之石北向將以率益州而出秦古今未了之功名豪傑難成之事業渭上雜耕之志旣格於往日富平大舉之勲復隳於近時誰留啐啄之機付在經綸之手把命珪兼相印胡可無桃林賀捷之詩躡區落焚龍庭胡可無燕然勒功之頌自量不敏未敢輕辭旣適當泛水以依蓮寧不願攀鱗而附翼有如此客於公固未足深誇問所從來在某亦可為幸會微生多難薄命少逢精神喪于言語之風波意度靡于飢寒之

湯火寄百指夢魂之外山川修阻而音希過平生道路之間風雪創殘而力竭磨成老態彫盡宦情今玆自力以上來所望乞骸而歸去雖進退豈不在已但當師心以行然死生既以託人敢不惟命是聽政使處山林之下何嘗隔造化之中惟期早定於中原俾遂生還於東國白摧朽骨掩纍纍先世之阡紅皺曬簷剥纂纂故園之棗姑因贊喜少控由衷繼此有陳期于得請

上王參政啓 案王參政名炎此啓當是乾道六年後所作

南極一星歷荆揚而西上長城萬里護江漢以東流冠
兩班文武之崇分萬乘旌旗之半繙路朝之顯册卿士
從而大同灼太廟之元龜鬼神依而協吉時際君臣之
會情均骨肉之親二人同心洽金蘭之契一日不見覺
歲月之深暫命徃釐亶非得已大禹征苗之役未幾而
伯益已賛其班師仲山徂齊之行無何而吉甫式遄其
歸覲想二臣濡轡驅馳之際使兩君馳神寤寐之間欽
惟列聖之相承益重大臣之出使文潞公之帥河北及

闕下亦正大昭文之班韓康公之蒞陜西即軍中而頒左僕射之詔於皇太上既及今王亦遵令猷以待元老忠獻張公之至即次趙公而秉鈞仁壽虞公之還行與陳公而竝位案以上言文彦博韓絳張浚趙鼎虞允文陳俊卿原本忠獻之獻訛作憲今改正公居此地前有成規恭惟某官以伊尹之一德而闡幽以周公之多才而應變照臨四海以羲仲之日鼓舞萬物以老子之龍多歷年所而回翔不終日間而契悟我見魏徵自比於匠之礪金孤有孔明不啻如魚之得水

山雲之出有開必先谷風之生同聲相應五百年必興
王者有名世焉而居其間九五爻利見大人有親上者
而從其類盡闕天數非出人謀總二火以制名符國家
之運氣賦一壬而定命合主上之天元上帝賚之以澤
生靈聖祖遺之以貽孫子恢洪百度疆理四方文法技
巧之精有黃龍之象車馬器械之備有東都之風忽千
載一時之相逢將三光五嶽之復合祖宗有訓宰相當
用北人周漢以來太平多從西起惟桑梓之名邦曰相

而裒繡之先達有韓載生我公益懋其美實河朔英豪之彦有雍梁形勢之區人與地以相當古至今而莫並渭上雜耕之志既格於前代富平大舉之謀復隳於近時留此功名付公掌握劉當興而李為輔時將至則人隨之來秦易并而羽可圖謀既定則事從以濟纔覩行臺之建即知昌運之開盍使孤生預觀盛事豈無他人不如同姓偶受氏列宗盟之中既見君子實獲我心願終身依門牆之下

通宣州許侍郎啓

繡幢畫戟占大藩鼓角之雄緗帙縹函通寶殿圖書之秘鬱五雲之多處居千騎之上頭敢掣鈴條載馳書牘恭惟某官量涵海嶽氣塞乾坤孕楚東山水之靈為天下搢紳之選宏圖甚遠摶九霄鵬翮之風獨力不搖扛萬斛龍文之鼎雖未見紫芝之眉宇固嘗聞夫子之文章月斧風斤驅英辭于筆下籤牙軸錦落佳製於人間數端事業以兼全近代人才之未有惟疊嶂雙溪之形

勝有一王二謝之風流不忝此邦亶惟今日控赤鯉之駕行趨覲于天皇踞白龜之城暫鎮臨于郡會某素無奇操喜慕英游周旋諸彥之中奔走盛名之下四海習鑿齒踊跚絕望于亨塗一識韓荊州晼晚終酬于素願麥秋清淑棠蔭靚深願調六氣之宜用慰羣倫之望

代通鄧安撫啓

元戎十乘遥尊節制之雄列國一同仰庇帡幪之大曾未遑于守屏敢先達以空函恭惟某官識貫羣宗才周

數器大圭不琢質涵天地之純黄鍾爲宫氣韞陰陽之正九命作周官之收四方於南土之宣養以雨風春入窮穪之煖去其蟊賊霜侵姦膽之寒刑德並流武文兼濟觀所謂滕王閣暫看孤鶩之飛趣駕之未央宫行從六龍之御某仰韓北斗賴韃餘波弓服矢房阻聽命旌幢之下物華天寶第馳神翼軫之區

通司馬守啓

風聞上徹亟辭芸館之清班天度隆寬尚畀芹宫之舊

物適瓜期之已及望棠舍以非遥行修斂板之恭豫貢空函之贄伏念某闒而多蠢疎以近狂始緣畫餅之虚名旋致索瘢之巧謗舟離蓬島悵紫芝丹草之難逢路失桃源想流水落花之故在望千門而駐馬豈一飯以忘君紫陌尋春敢避紅塵之撲面青衫獨往翻愁白首之關心雖銜去國之哀未替憂時之慮每切纓冠而往救何曾袖手以旁觀自憐牛馬走之微誰念蟣蝨臣之意園蔬未鞠幸叨倚席之閑茅舍雖荒且緩來歸之賦

益遠長安之日往依刺史之天楚客悠哉久恨佳人之隔魯侯戾止將陪采藻之遊恭惟某官學諳真源才周數用繼元祐宗臣之轍為紹興循吏之師鏘鸞佇聽于來歸外服豈容于越在紫宸戶外即觀淑景之移雲夢澤南姑借長城之重及鋒車之未至尚賓閣之可窺得所歸依忘其流落自身罹于坎壈彌念切于冰兢耳喧牀蟻之牛音目眩盃弓之蛇影仰憑德度俾追官評儻蒙長者之知甘受欺予之笑本無怪事曾何咄咄之敢

書但乏酒錢所賴時時而頻與

代回晁知郡啓

人生五馬方傴僂以辭榮客遺雙魚仰輝光而拜賜雖重私心之媿亦增老眼之明伏惟某官共謂通才亶惟佳士必復其始是為天道之常能世其家未斬君子之澤豈有海涵之器即安斗大之州合殿春風行玩紫宸之淑景譙門森戟寧須燕寢之清香某衰謝窮途敧危小器雙鳧乘鴈本何係于滄溟錯貝文鷁偶復加于病

顙惟茲冒寵定自嘘枯曽不崇朝將快爭先之覩安知為政更資樂告之忠

代回鍾知府啓

已受二毛難勝五馬之寄遽傳尺素遠致雙魚之勤日為增明心知自媿恭惟某官受才膚敏禀器渾成學術研精已詣淵源之極吏能絶俗亦推土苴之餘攷所至之能聲實令時之良士清華高選宜居元都雨露之邊勞佚相均暫憩廬阜烟雲之下某從遊惟舊託契最深

聯伯氏以策名因感在原之急代淮壖而丞郡吏嗟會面之難中更多故之百罹行對故人而一笑擕河梁之手久漂泊以離羣共燈燭之光幸從容而道舊

代通王總領啓

序諸侯之上仰瞻禮樂之華攝大國之間幸隸轉輸之部入謁尚遥于賔榻修辭敢後于齋鈴恭惟某官德廣無津才全不器斲鼻有運斤之巧解牛無游刃之難六路提封居海内幅員之半三軍宿飽盖胸中經濟之餘

共安枕席之行師豈慮樵蘇而後爨留關中之丞相果成高祖之功用范蠡之計能終雪會稽之恥行膺渥寵入踐崇班某濫分銅虎之半符遙跂繡衣之直指雖風便不踰於一日然雲從徒望於三台方當公私竝立之時難圖近效儻有洒掃不勝之咎願賜隆寛

回李知録啓

一衣帶之水方馳想于修途雙鯉魚之書遽驚傳於尺素無以下體先于匹夫鄰里聳觀子孫用實恭惟某官

維時吉德為世聞人略無瑕疵粹然操履之迹具有本末卓哉踐揚之勲尚窘步于修門肯卑飛於下國天子命我參卿事勿言州縣之徒勞宰相安得失此人但恵富貴之來逼某隨緣林下絕意世間野渡舟横屈指數濟江之日公家事了放懐為同社之遊

回嚴教授啓

王文公之故里常預瞻于萬蟻戰之場甘将軍之舊封幸相望於一牛鳴之地星移物换十有六年目擊道存

百無一恨惟慙容遺于尺素重嘆身先于匹夫恭惟某官道韻閎深文機妙密學問出漢唐之上風流在晉宋之間將飛舉于木天稍低回于芹水範模多士坐進百能之千教育英才是居三樂之一凡茲同志自以得師某蔭宇俱空書癡未暇既已得見君子斯可矣未必尚論古人而友之動春酌於燈前時赴鄭老同襟之約立諸生于館下願聆韓公進學之辭

雪山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雪山集卷十至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梘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戴聯奎

謄錄監生臣姜澍

雪山集卷十

宋　王質　撰

銘

章德茂破硯銘

廣漢章德茂出硯示余絕佳雖中斷墨位猶全且道所來云戊子某月日得于昭化傳舍初癸酉水壞某甲歸鋤某地見此硯誤碎之驛吏善

其甲求得以行郵書居十有六年昏翳汚塞無硯矣以緡錢千故硯一易之吏不為難刮剔營治燦然端産也以示今紫薇張公直父公為之銘又以要余余辭不可銘曰

錮于石藏不密遭刓剔墊于江沈不極受括擊雖有眼弗能鑒欲避不能嬰此憾雖有趾弗能履欲去不能蒙此恥嗚呼四皓來而復歸不如兩生止而弗來音離兩生止而弗來不如漁父莫知所之

棠陰閣銘

耽耽新堤有截中流臥鐵千尋弗震弗扤崇崇其閣以時以作不疾其符維民是若公來祝堯冠佩鏘鏘拜稽以興萬鱗洋洋維帝之恩如川之長維公之賢導帝之滂率俾我民近天子之光公來燕喜既多受祉振振其鼓民奔來趨公醉升輿輿翼者溢涂維公之澤如水之淵維民之歸視公其天葦以秋繁蓮以炎滋公則去矣維公之思魚泳于潛鳥集其茂望公于京道阻且右謂撫

此邦公實臨之嗟民之心公其知之公則去矣無我或
遺

簡軒銘并序

古以永興為壯縣今未必古之如然亦壯矣君
來為政弗以壯為病從容閒暇酬之必有道焉
而人莫之或知也簡軒之建略呈露圭角出談
笑而揮浩穰也固宜君居東越識晦庵此理其
知之矣銘曰

敬居簡行奚太之云簡不屬境實在此心四壤百里邊淮接湖事至物來與雲烟俱求簡弗簡則有闕遺我簡爾繁殊途同歸莫富于坤坤以簡能易從有功其大亦宏旁多嘉山亦夥奇水意舉目到簡即其理一寸湛然七竅爍然隨叩隨應湛者弗遷人嘻君勞我莞君佚秋來涼風春翫華日何必撫絃迺堪怡神谷音泉聲皆君之琴

暎帶亭銘并序

上饒周君某介施君某求斯亭之名于汶陽王
質施所讚詠略與山陰蘭相符焉于是以聧帶
揭之右軍語也銘曰
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清流激湍厥妙維六蘭亭巳塵右
軍如燭人有渭涇地亦瓦玉於桀攸躋衆甫咸足呂曾
尹汪上征不復山君水王安得俯伏有懷斯人而立于
獨錯綜烟月斡旋谿谷雖無此手亦不鹿鹿不能奮飛
徒有遐矚白雲東南託兩黄鵠

贊

石林贊并序

石林縉雲葉氏之所遷也嘗聞石之妙矣靜者石之性也動者石之情也澤者石之氣也剛者石之體也光者石之精也土含于性故不根而能定木託于情故不二而能生水蓄于氣故液流而水至金孕于體故石裂而金潰火潛于精故石戛而火明箕子以金而廢石金者石之子

也邵氏以石而代金石者金之母也王質以石

壽公石者造化之全宇宙之永者也其辭曰

維公左丞與石造始以石之妙付在其子維公使君與石作朋以石之全體在其身邵氏之微在物六篇左丞不然以心相傳業業巖巖莫匪石之天使君不動以石為用靜鎮羣動剄劘百壬其光而明以洪斯文其澤而溫以篤斯文凡如是者尚石之細抱一全真出天地之外出天地之外是故不殆役使五行變千億界維石所

產直古之幹閱其孫枝拂霓捎漢維石所憑遠空之岑或墊為谷而還為陵遼東鶴歸皆非其故有不改者惟我石林暨叔範父

陶靖節贊

謁潯陽刺史不如交劉遺民遺民見招山澤素心為彭澤令君不如歸柴桑柴桑衡宇松菊無荒登著作庭不如遊斜川斜川閒美層丘清漣見郡督郵不如延田父田父好懷壺觴見候玩太守華軒不如把東籬秋菊秋

菊佳色露英可掬留檀將軍梁肉不如納王使君醇酎醇酎銷憂身名奚有為五斗米不如耕東皐東皐遠風我懷良苗從鎮廷威軍不如臥北窗北窗湛陰清風其凉嗚呼無可奈何而乞食抱飢叩門不羞辭拙不得已而止酒政恐多誤大醉堪醜未能忘懷而責子聊且進杯天運如此無可寄言而贈影答形大鈞無私萬物自森老少賢愚縱游天化而同死生者耶

自贊

一百年前蜀山之下有蘇子瞻煒煒煌煌若鳳若鸞一百年後楚江之濱有王景文波波挈挈半癡半昏橫節踞石風標則一英氣蹴天嗟哉難及贊者子由畫者伯時今則渺然我皆無之吁

李平仲真贊

有軒冕委蛇之度然詘于時而未昌有巖壑靜深之意然游于世而弗藏富貴足以為浮雲三旌或輕于屠羊朝市足以為小隱柱下或全于首陽進而崇未必藏遯

而肥未必良封侯萬户走子房絶交一書殺嵇康莫若斵旁袖手血不染指隙中覷鬬争不及己處隱顯之兩間故人不能深毁泯涇渭于一流故事不欲全是此聖人所謂隨時于夫子可為得計矣

王稚川真贊

静淵不波玉沉其底清而徹太空無雲月行其中明而潔勁弩駭機鼓以疾風剛而烈落花游絲熙以陽春和而悦要之一聞百解不如一拙一日千里不如一歇四

海弟兄不如烏散而雲飛萬人鼓簧不如金口而木石當是之時望奔塵者決皆蓼水之陽追軼駕者息踵華胥之國

徐行簡真贊

一寸之眼照四世界三寸之舌卷大瀛海足踏須彌步底雲飛手玩崑崙游戲指揮堂堂管葛不直一喝巍巍良平撥轉三匝萬古拊掌羣豪鼓髯野馬蓬塵醯雞甕天徐家父子英氣葢代若見妙喜請禮三拜

趙損之真賛

大年一幅小山叢竹德麟三盃洞庭春緑遇蘇與黄乃作金玉寶玦珊瑚貴介所服未之前聞抄書滿屋紫薇晚香宜以相屬豈其戎衣塵此車轂舉世英豪眼相具足寧無雪堂亦有山谷

拙菴老人真賛

一寸之心無城無郭雲開大空塵飛不著三寸之舌無浪無波風静長川月明相磨不緑不競多喜少慍不忮

不求易退難進即之也温久而愈真四海一家莫非弟兄有唾師德師德不違有枉不疑不疑受之得見君子斯可矣焉得長者而稱之毋謂無人斯焉取斯

京丞相真贊

籥雲之虬九霄之巔横海之鱣萬仞之淵有赫帝命下征人間其或不然二十八躔又或不爾三百六僊玉皇有子槖籥大千輔以斯賢吹嘘洪甄人傑地靈天寶物華産兹壤者乃其人耶

許公緒真贊

豐而碩者厚也粹而清者秀也堅而澤者壽也掇真丹青之上者巧者之手也發揮翰墨之外者辯者之口也至于大耳對國師無言李咸見壺子卻走則巧與辯者皆瞠若乎其後

和張總得彌勒贊

捧腹周遊四百州得抽頭處且抽頭莫欺肩上三升袋盛了人間萬古愁

墨竹贊

望之森然劒戟擁林聽之蕭然風雨作聲聞之郁然粉籜吹馨按之隱然枝節生稜雖然子以意畫吾以意想夫天地萬物同歸是幻本無實相而况以假託真以形傳神以死寄生以有色見無色以有心出無心者耶

文石贊

敷文李公得二文石其一如人紫面蒼髯周其身淡白雲也衣半領以下不見其裳皆雲也其

一如稽首鞠躬周其身深墨雲也而衣純素凡此皆以意命之而李公以為鍾離權呂巖先生滋以意命之也葢世所摹寫鍾離多髯而呂衣白且呂晚得鍾離劒訣始能變化以飛騰世以鍾離為呂之師其磬折則若事師之禮然李公以意命之亦非苟然也物與心相依故想生天地河山佛者以為皆因想想斷則物無從立雖然足以作興道心蠲掃塵縁方之他想賢也佛者教

人斷想而誦說其國諸美樓殿珍寶香華食飲聞者慕之凡想皆妄也是名妄想即非妄想豈不以趣善故耶汶陽王子即李公之意贊之案贊詞永樂大典缺載

傳

承元居士傳

滕修字曼卿泰山人後徙象郡好巖居自號絡石先生既知名更號承元居士初居士多兄弟長曰石龍子次

曰木蓮子地錦子扶芳子附楓子土鼓子常春子蘡薁子白華子石血子甘露子象頭子烏蘞子續斷子丁公子千金子又有釣生感生唐顯慶五年高宗詔太尉長孫無忌求山澤異產石龍子兄弟多在選中惟不及居士至長安皆拜尚藥奉御居士意不自得以周易筮之遇井☵☴巽下坎上之大有☲☰乾下離上其繇曰木而驅漆而塗水而舒金之劁附首而居遇暑而斅以問太史太史曰巽木也坎水也乾天也離火也漆木之滋也金水之

液也首者天之象也暑者火之候也木也漆也金也成之器也首也託之所也暑者進之時也子其識之久而南海匠氏艮遇居士山中匠氏曰子外柔而内堅貌瘠而神腴支離蒙籠與葛藟葛蘿同居子盍從吾游乎居士曰若將何以處我匠氏曰子獨勿聞而族賴我力多矣吾入東陽郡得氏生遂與側理子澄心丈人齊名吾入延德郡得盤生結事承華宮貴人幸臣更持之吾入長樂郡得喬生自皇后昭儀出入皆從吾入嶺方郡得

龍生相生倚生皆為世用吾入南海郡得竹簞生木簞
生今為平曲侯木偃師侯子誠從遊何憂不彼若居士
猶不決匠氏力引之乃出然其質樸拳曲粗梗陋甚乃
使金氏銛水氏濡木氏堅漆氏合交致力其間時居士
已老而華彩儀矩乃更如通家少年子開元七年四月
明皇避暑華清宮忽忽不樂貴妃使東西頭供奉數十
輩往來關内山東諸郡求所以悦帝意者居士聞知喜
而歌曰承矯龍之首兮孰與山夫之薑髮兮薦伏犀之

腦兮孰與野人之鶴頸兮即詣崇元門上書曰臣外爽中虛上隆下平外爽則目明中虛則心清上隆則不攖下平則不傾若是可以為天子近臣矣書奏即召見清思殿上悦稍得親近㑹晉陽進角生桂林進牙生武都進石生居士寢疏頃之寧州進琥珀先生荆州復進玉處士上大親重由是角生牙生石生其寵益衰七月上宴清暑殿罷洗沐臥承風閣召玉處士琥珀先生居士謂牙生曰上豈亦須我哉牙生笑曰我弗敢望也而尚

何道居士大慙是時上親幸文思使李奉趾宮中早朝
賛者導奉趾班居士上居士歎曰屨雖新不加于枕吾
其何以在此因乞骸骨許之流落長安市中木生漆生
見居士老退皆舍去他日匠氏遇居士金光門外問何
以至此居士曰興廢時也成敗數也吾無恨矣二子始
與我雷陳終與我耳餘吾有憾焉匠氏曰木生幹衰而
不堅漆生體敗而不固度終無以助于有子皆賢吾為
料理之更與子為新交居士依二子稍復振整然益老

不自持木漆强調護之居士力愈敝卒解去二子亦散皆莫知所往或見之建康馬糞巷中與士生壤生共處云

贊曰居士在山林烏有愛憎輕重于其間者乎一出而變態棼起顛擠流落至于土糞同腐出處可不重哉玉處士琥珀先生其光價重于居士固也然貴賤無常使遇宋武帝者韲粉矣

平舒侯傳

蘄簟竹氏最盛于楚而其良多蘄春郡漢征和二年武
帝疾避暑甘泉宫顧左右侍御忽忽不樂少府進曰細
旃重席之上所與從容者誠不稱陛下之意臣聞楚竹
氏多材陛下試裁擇焉上乃名拜平為寢郎女兄圓為
婕妤女弟通為夫人上稍近幸平曰臣之别族覃孤高
秀文其材宜在臣上隱積布黄石山中不出陛下能致
之安枕而卧矣上名東園主章將作大匠曰誰能為我
致覃者東園主章辭曰往陛下詔臣名杞生于南山梓

生于北山二子臣之友也今竹君與臣無故徒往無益
將作大匠曰臣以大匠爲官無所不當與至蘄稱詔名
覃覃儼不動乃使鉅平人利金城人剛徼嘗之覃意即
解又使姑篾人修內黄人起龍編人密相與調護至長
安覃身長八尺膚澤凝淨上卧涼風臺望見覃良悅覃
曰臣無心求陛下陛下名臣臣舒而來弗用臣臣卷而
去上笑曰在野則惟君今卷舒在我不在君也且我老
多病雖煩彊與我相依上疾尋愈于是制詔丞相御史

曰覃挻跡林野不為時用逌者朕身試之含節韜潤體柔而性堅列為文章耦比綜錯縝密華整各中規矩憂勞萬幾炎蒸偃薄神志憒瞀覃夙夜陪朕清制爽規解罥蠲煩妥安朕躬厥功茂焉其以代郡之平舒千二百戶封覃覃頓首曰生臣者天地成臣者將作大匠也微此人陛下安所用臣願分國邑之半奉之上亦以東萊之曲成七百戶封大匠為曲成侯人以此多覃之賢久之覃益親近自衛皇后李夫人鈎弋婕妤後宮幸御者

覃未嘗輒避后夫人亦皆昵愛之競引其族自近然莫得與覃比族父青州刺史筠公與覃書曰子以長才清節植立山林為衆所髙仰今附近人主偃仰翻覆惟主意是視而又參錯嬪婺陪助褻𣷭玩臣弄兒擁持拂嬰子曾弗羞柰何覃曰會合無常遇時則親背時則疏一日時節變移上意轉遷吾不在九真之無編則日南之西捲矣甚則與鬼薪同論事固不可知也人生適意耳尚何言是歳九月上幸河東祠后土詔隰成侯温蒲領

侯厚從中黄門謁者猶攜覃偕行上燕羣臣于汾水之上中觴作秋風之辭上凜然不懌而罷中黄門欲納覃寢門令引卻之曰覃有大罪三棄直就曲摧剛化柔毁平日之節不可復列士林其罪一也昵近帝所甘適主欲專便燕私無以禮正君臣之義其罪二也干時戀寵不知進退泚顔屈體自託僕妾之手其罪三也上嘿然乃盡罷歸竹氏寢郎平從陰館婕妤圓從重合夫人通從曲梁覃願就國上不從從渤海之東州更封漏臥侯

食牂柯之漏臥三百戸征和三年四月上自長樂温室從御温凉殿思竹氏兄弟使使視之皆垢獘枯槁而覃尤甚不敢出見使者上乃詔别選竹氏之材以聞復以覃長子爽為安舒侯又封其族子瑣為陰密侯潤為廣柔侯華為細陽侯淨為平曲侯分遣給事長信增成掖庭椒房他諸宫殿竹氏侯者五人支孫生冒姓桃氏遷巴西遂與安舒侯異族

太史公曰吾聞竹氏之先常顯重成康之間成王病臻

與天球河圖並列于庭受顧命之遺宣王之興也為之
安宮室之寢致男女之祥斯干之詩作焉蘄侯遇武帝
受恩席寵無與等夷矣始終之際何其異也吾從上行
幸甘泉五祚長楊及祀雍畤汾曲上隴坻封泰山觀寒
暑推移愛憎變遷奚獨蘄侯哉

麴生傳

石泉子姓緑氏麥城子姓白氏本同姓麴氏也初麴氏
與酒氏世相須為官酒氏者仕周為酒正其官掌酒之

政令以式法授酒材祭祀天地神祇供王后世子饗賓客士庶子耆老孤子凡饌齊酌數器量與名物賜頒皆有書契成要其繁重如此然無他助專資麴氏力是時古近族姓簡麴氏惟石泉麥城兩房此兩房子弟資高下酒氏隨調適之而皆能成美才故兩家絶厚善無等比其後酒氏更相傳寖遠酒式多廢而兩家往來本末恩意子孫罕通知者故酒氏視石泉麥城良疎豆氏桂氏蘖氏霍氏舒蓼氏越椒氏皆排根麴氏儳進譁曰石

泉麥城緩也不足用酒氏惑之亦撓曰緩也不可用二子爭弗能得始麴嘉臣沮渠王高昌傳八主矣貞觀十四年交河總管侯君集平之俘其王智茂以歸關東士大夫以麴氏為愧諸遮止二子者因汙皒之二子内自醜于是即居石泉為緑氏號石泉子麥城為居白氏號麥城子他儳進者皆冒麴氏而蒲氏滕氏連氏蒼氏踵出亦竊借麴氏以行與豆桂爭衡矣曾有詔緝王氏族于是金城米氏詣闕上疏曰臣聞麴氏之先后稷之子

不窋生而有文在手曰鞠案史記周本紀不窋子名鞠鄭樵通志氏族略云鞠氏姬姓后稷之孫生而有文在手曰鞠因以名之此即以為不窋事有誤不窋之孫氏之麴鞠之變也麴氏有才子二人長曰石泉次曰麥城間酒氏弗職引異族蒙正宗真麴氏子孫顧反他外避媒孽今緑氏白氏是也陛下幸詔有司條源緒本門望勒成當代言典伏惟追懷后稷之烈深嘉麴氏之勲訓齊酒氏之官治辨他族之目釐正二子之系臣昧死以聞帝下其書有司酒氏免冠置對曰臣愚不知古今沿革真偽

之變陛下幸赦弗誅請按本始還之臣願與麴氏締前好規後圖糜身報德奉千萬壽帝乃詔中書門下酒氏過誤厭故喜新其釋勿治夫辨族宜嚴録才宜寛緑氏白氏可復姓麴氏豆氏桂氏諸族朕聞之與麴氏有連其聽姓麴氏如故令有司別其房為支族有司以故事

奏請如詔制可

賛曰麴生之名始出自唐通元先生張果生儒稱也秦漢多道之或曰生少稱也賈生年二十餘諸老先生皆

生之非也鄘生年六十餘伏生年八十餘豈少也哉生天姿清白自喜人多眊伺之寖老猥自蒙翳所謂埋光鏟采非耶及遇米氏相資以成功瑩然故不沒也嗚呼行世當如此矣

玉女傳

玉女者其出身甚微荒居蓬蒿少小不為鄰里所愛號曰鬱臭又曰苦低弗能得美稱寖長稍憐之更號曰益明又曰貞蔚事母甚孝故又號曰益母玉女者得諸唐

高宗皇后武后于是其名始寵人爭奇貴之當武后稱制徹簾帷弗御顯朝羣臣決萬幾于是年垂八十矣見者老之是時方開明堂建天樞鑄鼎受圖四方百蠻咸朝集京師后患之間語幸醫尚藥奉御顏澤澤曰臣聞有奇女在民間號曰益母妙能變化顏色第生長荒寒陛下習覲祕掖采女美人懼不如指后曰誠有異奚他嫌載初元年五月五日后燕羣臣于蓬萊宮退御含風殿澤引內益母翠衣素袂紺纓儀矩支離后不懌侍御

皆笑澤曰臣嘗以聞陛下幸謟臣惟能是采臣是以敢
奉謟陛下盍試諸弗酬臣當坐罔上后領之澤引卻益
母趨西廂益母驟見室屋服器惶怖戰栗澤為置火近
之俄衣冠面目熏灼蒼黑后偷望見疾戲曰去姑自治
已毋庸謀人澤曰臣聞金錬則精人錬則明益母新從
下土來微也其變色失度固當惟陛下寬之后曰我何
心第若是將安用澤曰誠蒙陛下厚恩願少遲之后曰
無傷顧迺終何如澤再拜謝曰願畀臣妻段氏妾盧氏

烏氏敕謹遇旦夕視且欲速則弗成陛下幸寛期俟之段若盧烏俱賢也數數進苦辭烈語居十餘日澤曰可矣白入之后猶持前說既見大驚光潔明潤非宿覩者也遂大被爱幸益母善候伺每后起頮面将受朝益母從旁調護顔色光新鮮妙間不時為容左右趣傳呼益母益母至即粲然他貽容修容諸御女皆莫敢儳進雖内熱顧后性剛危厲惟益母能調娱之以故後宫鮮失而外庭亦少安天授二年制誥中書門下朕春秋髙重

以徐敬業程務挺裴炎之變多戚寡欣平原女子益母擁護朕躬改色回容俾朕精神弗衰厥功茂焉三妃六儀皆弗稱其賜號玉女宰相率百官伏紫宸殿稱賀即日改元長壽神龍元年后從上陽宮意不自得華益落不復親幸玉女初暴貴承間從容言顏澤妻妾供養勞苦狀乃以段氏為懐澤郡夫人盧氏秀容縣君烏氏華陰縣君澤為壽光縣侯人以此多玉女稱長者

贊曰玉女之先曰雍知名東周之際中谷有蓷是也後

轉側不常而以居中谷爲正郭璞劉歆數爲時人道之
而弗著其功能至玉女成聲武后之朝貴重矣彼其初
居中谷者嘅嘆啜泣亦各其所也

雪山集卷十

雪山集卷十一

宋 王質 撰

雜著

和陶淵明歸去來辭

元祐諸公多追和柴桑之辭自蘇子瞻發端子由繼之張文潛秦少游晁無咎李端叔又繼之崇寧崔德符建炎韓子蒼又繼之居閒無以自

娱隨意屬辭姑陶寫而已非自附諸公也

歸去來兮朝而出兮暮而歸曠煙淨而川明幽風度而林悲魚游泳其自適鳥飛逸其難追觸一境兮皆實從一步兮俱非坡向陽而起塵崖背陰而生衣人益遠而益稀路轉深而轉微嶺寒虎蹲林響鹿奔間聞春聲俄覩柴門桑柘少茁艾蕭多存山肴無皿野醅無樽畦丁老而斑首饁婦稚而赬顔倚嘉木而假息藉柔莢而求安春容蕩而澹滟春聲婉其間關山苞擷而堪餐巖花

睍而可觀雀鬬鷲而葉墜皛泛盡而波還俄羽毛其毨
毨有鷹隼其桓桓歸去來兮行雲流水同斯游雲于水
兮無取水于雲兮無求既無鄉其容喜亦無國其容憂
深青青兮隆陂暗瀰瀰兮平疇陸有芒蘗川有松舟桃
李側兮竹罔蘿杉外兮茆丘杳谷兮虛音曲竇兮微流
月騰波而欲上日斂轡其將休巳矣乎今為何日仍何
時非我孰能與于此他人不可使知之白蓮自有社赤
松自有期燦玉樹兮何植炯瓊苗兮何耔吾不知典謨

訓誥之書亦不知國風雅頌之詩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

祈晴文

三日以往尚且為霖一春以來可謂常雨支頤何望奔命安歸自故年赤地之餘至今日轉溝之極一之為甚旱與水其可荐臻二者何先麥比蠶尤為至急妄希一得已十失全孜之箕疇則咎徵屬狂稽之月令則陽氣不勝儻非造化曷致燮和伏願哀慜下民保綏首種若

能得此庶幾接西竇之秋如或不然難以度南薫之夏厥罰常雨咎則有歸彼蒼者天民其何罪伏念臣將明失指感名無方自知蟻蝨之微盍下雷霆之譴委一身而蒙責冀百姓之蠲災大地衆生莫知所措皇天后土實鑒斯言伏願號名鬼神奮除宇宙顯行白日駿發清風儻一極之無凶庶九功之無壞

祭昭勇廟陰兵文

千載英靈與此邦而作鎮一朝緩急捨遺愛以誰依方

羽檄之交馳蔑金墉之可恃潢池弄盜今時惟興國之多敵驕詭行前日有武昌之渡雖恃邦君而不恐有非人力之所能敢告于神無忘兹土九歌之國殤既死願普收鬼魄之雄八公之草木有靈或恐致人形之肖

祭梓潼神文

物情多私聖人弗憑于是有託度量權衡又不可信則求諸神是非紛綸至神乃定曷維其然大明至正天地不悖聖人不惑其曰無疑以神為質伋也有訓參貫三

極某有沈寃無與控言神如皦日為某一皦某有竊憤無與攄發神如震雷為某一泄某有愚忠無路可通神其介之上達帝聦某有樸學無地可廓神其道之下及民瘼司命東皇璽均所此已矣無人非神孰可某言孔悲聞者則怡流涕告哀不得一噫某身良苦見者則憮鞠躬乞憐不得一拊某亦人乎忍也如此使國無法某則當死當死若生維神所命凡人之言曾何足聽若此有罪亟下嚴誅若其無辜盍亦鑒諸

祭虞丞相文

采石之危危于淝水淝距長江尚隔千里岐亮之鋭鋭于苻堅秉憾登壇刑馬告天維公之功功于安石彼乃處中公切憑敵采石之急急于澶淵澶當其衝敵頓莫前岐亮之才才于宗真華夷悉俱百萬是羣維公之難難于萊國潛超猶全錡權皆北自古强敵三寇江淮瓜步徐歸國無人哉燾至平城命殲宗爰厥軀雖夷厥師弗敗惟堅與亮宗覆身殞天耶人耶鑒此其警堅還長

安餘年而斃亮殂維揚期月而已靖康建炎嗟公生遲
早三十年强敵奚為國有丕烈天與英傑釣渭築巖如
印鑰符節將定淮蔡遺元和度將復河湟遺會昌德裕
克西雍東洛至德維郭下兩淮三關顯德維朴在辛巳
紹興豈天無心弗有斯厄弗有斯人維宋無極維功無
斁秉雲空飛矯首何及貌在凌烟功在太常名在四方
以暨八荒哀摧我肝液漲我睫欲報無從一念千劫

柴君益深哀辭并序

玉山汪先生其言為世所師柴君淵之誌之銘之出也其孰敢不信余不識君而君之猶子端義書來告曰叔父既有以識諸幽而聲諸顯者闕也公其辭之謹按誌銘所書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行其義也故植芸耦耕孔子弗與同其羣今君年五十有五以死而無為階仕之哀哉士之尊賢非王公之尊賢也天位天職若天禄皆天之物也王公有之而弗可獨則當與天下

賢者共之故費惠晉平終于此而已矣孟子屈而士之畢之也今君年五十有五以死三者無一日加焉哀哉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弗與立也見賢弗立王公之至醜而世恬居之則賢誰與為媒以達其志道之不行我知之矣哀哉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災祥非士所當計也竊位不足以醜蔽賢而後以不祥驚之然固自若也則君子所以佑賢

之意殆將窮耶哀哉死者已矣而賢者之存于世或老且窮而莫舉之若君所師清湖先生徐君存者胡可謂無人乎哀哉余之哀如此又廣其意而為之辭曰

余于君悲也有不堪其悲二也有可以塞其悲亦二也有不獨為君悲而為世悲又二也有不獨為世悲而為我悲不可以一二數而無窮極期也道與位相依有道而無位則不堪其悲一也德與年相隨有德而無年則

不堪其悲又一也有賢猶子增之以益崇之基則可以塞其悲一也有大宗師濟之以不朽之資則可以塞其悲又一也生民賴賢以濟有賢于此而阨窮使利澤不見于世則為世悲一也王公倚賢以榮有賢于此而槁死使羞及于在位之公卿則為世悲又一也士君子資賢以益有賢于此而先逝共域而不得見同時而不及識則我悲何有窮極也

王仲說哀辭并序

王仲説大夫仕于時不苟于其職繩繩律律引義助法操切事情他人不足仲説有餘所謂能者非耶然天下學士多訕怒之豈所謂人情者哉語曰才者動色不才失魄非虛言也察察似刻栗栗似暴汲汲似躁世所以病才葢亦有端非苟而已也真偽相形能否相臨所謂莫能兩大者耶勢逼伎生故緩不切事不謂之迂謂之大體繆無能為不謂之庸謂之長者斯言之行

于世也才者病焉昔者趙廣漢以擊斷死蓋寬
饒以亢直誅李德裕郭崇韜以果敢斃裕于才
者凶其家足于能者殃其身不亦悲乎優哉游
哉聊以卒歲此不亦無咎無憂康寧而考終命
耶然立志之大不以彼而易此者不肯自欺其
心也吾于仲說之死而哀之辭曰
五溪兮紛流蹇不進兮淹留涉其淺兮濡轡亂其深兮
無舟日冉冉兮崦嵫下鬼出遊兮跳舞庭有鐘鼓兮擊

考左春華兮右秋素滿堂兮芳菲出門兮不顧虎弗虓兮君車亦平生好遊之故也進無底兮退無依也吁嗟已矣兮命之衰也湘水之上兮九疑盍往兮陳辭曰維帝其天兮臣死無歸

誌銘

周德昭墓誌銘

易有否泰其言天下治亂備矣君子小人內外消長否泰分焉故君子有位而後天下治反是殆哉岌岌乎斯

民也江西有君子周其氏珩其名德昭其字位止于簿既致仕也宣教郎終其身有文學言語聲于太學時其為士也有政事聲于潭之長沙郴之永興時其為官也有德行聲于撫之臨川時其為鄉老也斯亦無憾矣嗚呼君子所計非其位也位者載道之器也故仁者在高位則宜賢人在下位而無輔則悔君子所計非其位也道也君子不得其位奚損而弔之何哉宣和四年議復燕要人有慕交者密訪之君言不宜且後患必大會本

兵者方專不敢以聞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君獻書論天下所以存亡當國者交讙讙無能為天子語二年天子蒙塵于青城敵帥以我臣為力相與斃國于太宰張邦昌君遮勸范瓊絶昔瓊弗聽嗚呼推此類具言之君子不得其位不可以為大事非耶當是時君博士弟子也使君在位或如君者在位在位矣君臣又相得也則伐燕之舉可定郤金之策可遂立楚之議可格雖未必能然其殆庶幾乎故邦之興喪有可以一言決也君既

無意于世自號足翁其終八十有八年矣見崇寧宣和之恬熙見靖康之俶擾見建炎之中興見紹興之載寧見隆興乾道淳熙之寖盛嗚呼其閱世之長如此事業不著于時德澤不加于民然而以善藥救人命以善言救人心葢三十餘年于其鄉又延及比境其功亦豈少哉曰翰曰衮曰擇其曾王父王父若考也曰昱曰景曰三俊曰三省曰三益田佃曰僖曰僎其子若孫也某氏某氏張氏其曾祖王母王母若妣也黄氏其婦也初王

父擢嘉祐八年進士異等後六年鄉人王介甫得政意
下士可華膴動之乃陳介甫所建爲非是又騰書以切
磋之遂不合晚爲藤州以死君逮事之其淵源所漸豈
淺鮮哉銘曰
縣以臨川鄉以長寧其山靈谷君子有之降爾遐福歲
以丁酉月以壬子日與歲一君子宜之俾爾多益書以
九齡狀以煥之實維陸氏有連于兹介景之辭今質以
詩是歲仲秋吉日辛巳乃恪乃蠲如其所志維君有堂

誠意正心欲觀其人盍攷厥名羣聖一門繇此塗出達者得之何事不畢視君斯堂瓦解氷融誰謂君死如月當空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其誰與歸當有知者

東平王君錫墓誌銘

王氏去山東來江南自甲叔君玉發科始更為儒家君玉資豪爽妙言語不屑措意生理惟丙叔君錫事乙兄惟謹陳力庀事于有無嬴縮之間君玉推心倚之某是時甚稚年旁觀丙叔于乙兄葢精確非矯飾也少孤長

以李觀之字為名而君錫表之間闕多依君玉方泰氏奉金人凡索無少違乙叔秀叔與安陽郭氏為倩夫婦皆當行君玉聞之亟命君錫自巴陵趣豫章趣錢塘祈哀當位者雖弗諧殊可壯也某尚記其從都返命形枯足裂固已太息今世兄弟之風衰薄而君錫能如此于季孟雖不皆然斯亦難矣某稍進有益聲見多方藐然同氣之風求如君錫于君玉何其鮮也今世兄弟見先登則嫉見不羣則忌寖憎而不已則芟夷之某嘗涕泗

橫絶而弗禁也君錫生長亂離視詩書希闊然樂見其兄飛騰翩躚每告語則動喜色益為之奔奏禦侮此風非當世之君子見謂誦讀書者比也君錫遇事多機間闗往謀見昔人挾智術而取功名者愛之倘逢時伸志事為雖不純當可觀也晚依先隴勞生六十有三而死瘞其某地某原子某孫某而誌者甲姪某也銘曰

汶乎生滲乎死惟汶滮滮惟滑泚泚魂兮魄兮毋痛歸父兮母兮皆在此

雪山集卷十一